

三國義診情

國際醫療服務隊前進泰緬寮

7月12日凌晨2點，中國醫藥大學、佛光大學、建國科技大學等校志工前往機場前大合照



黃明正醫師（左）在卡倫山部落為病患診治

去年5月，突然收到徵求泰緬寮三國義診隨隊醫師的訊息，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緣。從以往學長姐的經驗來看，有心參與的醫師很多，但受到工作、家庭等種種因素影響，能如願成行者卻很少，於是我趕緊表達了想要前往的意願，很快便獲得科部長官同意，一段難忘的醫療體驗從此緣起。

7月12日凌晨，蘇力颱風侵襲台灣前夕，我們帶著滿腔的熱忱飛向泰國，再從曼谷轉機至清邁，到了當地已是下午時分，一進入旅館，大夥便忙著為明天的義診做好行前準備工作。

文·圖／中醫部針灸科

醫師 黃明正

義診第1站：卡倫山部落

7月13日至卡倫山部落進行第1天義診，我的第1位病人主訴腰背痠痛與左肘痠痛，我先對他做了調筋手法，再施以針灸。長期從事勞動的他們，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腰背與四肢痠痛，嚴重者甚至出現關節畸形，腸胃道症狀也很常見，如胃痛、胃酸逆流等，小孩的疾病則以感冒與鼻過敏居多。

看診中發現病人的症狀常有相似之處，僅是程度輕重之別而已。當地人既喜辛辣食物又愛冰涼之品，往往晨起第1杯水就是冰水，即使冬天，仍有人大喝冰水。這種吃法會傷害身體的氣血運行，久了就容易出現一些惱人的症狀，所以必須依個別情況進行衛教，透過生活習慣的改善，可以阻止病勢發展，也可強化治療效果。

義診首日，大家都處於磨合期，雖然夥伴們在台灣已演練過好多遍，然而來到泰北，必須因應當時情境進行適度調整。看診結束，村裡的小朋友為了感謝我們，彈吉他演奏歌曲給我們聽，我們也以舞蹈表演回禮。當與小朋友手牽手隨著音樂起舞時，我在心中祈求老天爺保佑這裡的居民平安健康，也希望能為他們帶來一點點的幫忙。

義診第2站：寮國老撾經濟特區

接下來，我們帶著3天的行李，啟程前往寮國老撾經濟特區。車行中，時而撞擊車頂

的暴雨聲，時而射窗灼眼的豔陽光，讓我們體會到山區天氣的變化多端。我在睡夢中隱約感受到山路的蜿蜒盤旋，搖晃了好一段時間後，終於抵達金三角旁的碼頭，將物品提上船，航渡黃浪滾滾的湄公河。老撾經濟特區是中國人出資開發的區域，特區內設有旅館、賭場、市集與小型動物園等，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很好奇明天會有什麼樣的病人前來。



沈瑞文牙醫師在寮國老撾經濟特區為牙痛患者治療

7月15日，我們在高爾夫球場的球棚下進行義診，病人多為特區內的保全、荷官、臨時工。在害怕被辭退的心理影響下，他們的生活步調快，工作壓力大，多見頭暈、頭痛、腸胃症狀，比較特別的是有些婦女患有慢性盆腔炎與帶狀皰疹後神經痛，我分別以中藥與針灸為她們進行治療。

在義診進行中，棚外的藍天白雲逐漸轉成烏雲低垂，一陣大雨後本以為可以結束看診，沒想到來了幾位當地境管局官員想體驗針灸的魅力，平時久坐的他們，主訴是腰痠背痛。我為他們施了針，起針後，痠痛得到

著名的金三角，照片拍攝點是泰國，三角區域是緬甸，對面是寮國。

緩解，個個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我也鬆了一口氣。

翌日下起綿綿細雨，沒想到還是來了不少病人，問題與前一天的病人大同小異，因為休息時間短，吃飯速度快，且不拘烤、炸、辣、冰涼之物都照單全收，所以胃痛、噁心、嘔吐、胃酸逆流及便秘成了常見症狀，也因工作需值夜班，所以睡眠普遍不佳，並常伴隨疲倦、腰痠背痛等症。因蕁麻疹、濕疹來就醫的患者也不少，除了服用中藥，我也開給他們中藥藥膏塗抹患部。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位妊娠16週的孕婦，她先前曾兩度流產，這次懷孕因為找不到醫師為她產檢而憂心。義診團中沒有西醫師與超音波，我只能依據她的狀況給予具安胎功效的中藥，並提醒她一些生活上要小心的地方，希望能幫助她將孩子順利產下。7月17日，至碼頭搭船回泰國，大夥將器材與藥品搬上了船，湄公河依舊黃浪滾滾，而我心裡想的是此生再踏入寮國的機會可能微乎其微了。

義診第3站：滿星疊



佛光大學志工為滿星疊大同中學學生進行中文輔導教學

7月18日，一早出發至滿星疊大同中學，這所學校是由叱吒金三角有「鴉片大王」之稱的昆沙創辦的。昆沙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但從孤軍學會種植鴉片，他率領的反叛軍逐

漸壯大後，控制了大部分的金三角地區。昆沙被美國列為頭號毒梟，是國際緝毒組織的頭號通緝人物，但身處蠻荒的滿星疊人民卻視他為英雄。昆沙認為只有教育才能帶領人民脫離貧窮，1968年創辦「大同中學」，這所中文學校的校名來自於國父「世界大同」的思想以及孔子「有教無類」的辦學理念。昆沙晚年歸順緬甸政府，解散後的殘留軍隊及家眷有一部分就留在滿星疊，而滿星疊也改由泰國政府接管。

走進大同中學，映入眼簾的是校牆上以紅漆書寫的〈禮運大同篇〉，從牆上的歡迎海報與工地建物上的贊助紅布條，可以發現台灣的幾個志工團都曾經來過，可見台灣與大同中學有頗多交流。今日義診借用學校禮堂舉行，一早來的都是腰痠背痛的病人，針灸區很快地人聲鼎沸了起來，病人中有雲南人、傣族人，還有拉祜族，即使是會講中文的雲南人，鄉音也很重，幸虧當地一位熱心婦人幫忙翻譯，我才得以順暢地看診。

或許是長期生活在深山之中，碘的攝取不足，病人中有好幾位都罹患了突眼與頸部腫大的甲狀腺亢進症，除了給予中藥，我也給予飲食衛教。最令我驚訝的是，有位老者帶著一張紙來找我，他有慢性咳嗽的問題，希望我開立飲片處方箋讓他抓藥煎服，原來這山中小鎮竟然還有中藥房。既然藥材來源無虞，我立即開立處方箋並囑咐服用至何時便不可再服，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祝福他可以買到需要的藥材，症狀能有所改善。

義診第4站：緬甸撣邦

7月19日，從泰北邊境前往緬甸撣邦，路況頗為顛簸，車子東搖西晃一段時間後，突然停了下來，原來要徒步通過前方的軍哨站。在駐守士兵的緊盯之下，我們踩在濕軟的紅土上往前直走，不敢隨意張望，更不敢



踩在濕軟的紅土路上，徒步通過泰緬邊境的軍哨站。頭虱在當地橫行，殺完頭虱，排隊洗髮去。

大聲嬉鬧，慢慢地沿途出現矮房，一會兒就來到了來國望鄉村學校。我們被安排在教室走廊下看診，來診病人依然以腰痠背痛居多，其中有不少是小朋友，年紀最小的未滿週歲，大多數是發燒、咳嗽、流鼻涕，有些孩子因為住在山上得不到即時治療而病情惡化，甚至已耳內化膿。

義診第5站：美斯樂

7月20日，出發前往美斯樂，此地是遺留孤軍第五軍的指揮部，當年擔任領導的段希文將軍協助泰國政府勦平北部及東北部的叛亂，泰王感念孤軍的汗馬功勞，賜予孤軍歸化入籍及當地居留權，孤軍的後人現以種植茶葉、水果維生。

在此義診時，有一位年邁的父親帶著兒子前來看病，兒子咳嗽、痰多與呼吸喘促，並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史，雖用西藥控

制，仍常發作，他希望可以藉著服用中藥來改善兒子的體質。細問之下，發現這個兒子竟然仍在抽菸，菸癮還不小，我花了不少時間勸他若要治病，非戒菸不可。

義診第6站：大谷地

7月21日，來到大谷地，由於擔任翻譯的泰國僑生事先已向親友廣為宣傳，所以抵達時已有數十人在排隊等候。當地居民多為務農，同樣以腰痠背痛及四肢痠痛的問題居多，再者就是頭暈、頭痛、腸胃不適等。到了下午，天色忽暗，清涼大雨驅散了悶熱，卻也干擾了看診，因為屋內也下起小雨來了，只好移動看診桌並拿臉盆接水。

我趁看診空檔與一位農民閒聊，得知身為泰北孤軍第二代的他隨著父母撤退至此居住，泰王雖賜給孤軍居留權，但只有在泰國出生的後裔才能入籍，而他是在緬甸出生，沒有國籍，無法出國，兒女是泰國公民，會說中文與泰文，但已無法體會上一代心中那種無家可歸、無根飄泊的感覺。時代與環境造成的衝擊，在物換星移後，終將被人們所遺忘，他嘴角揚起的一絲苦笑，蘊含著對命運的無奈。

義診第7站：拉祜村

7月22日，至清邁拉祜村義診，拉祜族是雲南特有民族，有一部分散居在泰、緬、寮



緬甸揮那來國望鄉村學校義診結束後，與小朋友們合影。

等國，務農為主，以種族方言溝通，所以來此義診，語言隔閡是一大考驗。村民們結束工作後三三兩兩地前來，溝通時必須先從方言翻成泰語，再從泰語翻成中文，由於拉祜族的人數少，擔任翻譯的泰國人有時也聽不太懂他們的方言，時而皺起眉頭，時而再三確認，有時還得加上肢體語言，幸好待診的村民不多，我們也就在比手畫腳中試著去了解病人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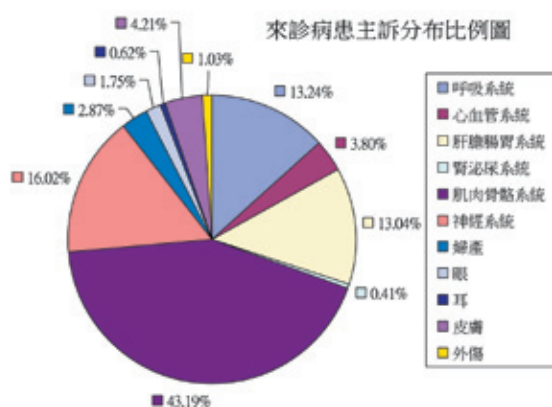
義診時，突然下起大雨，雨水如同傾倒般撞擊在棚頂的聲音，讓原本吃力的翻譯工作益發困難，好不容易開好處方箋，身旁的同伴還得撐著傘，將處方箋送到另一個棚子下的藥局配藥。隨著雨聲逐漸變小，涼爽的空气與昏黃的暮色伴隨我們走向今年泰、緬、寮三國義診的終點。揮手向拉祜村民道別，我心裡想著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能再為他們服務？

我們的經驗，後繼者的參考

回台灣後，我與學弟妹將病人來診主訴整理成下圖，希望能提供後繼的義診醫師作為行前準備與決定攜帶藥品品項時的參考。

當地病患常見的主訴前5名，依序為肌肉骨骼系統（如：肢體痠痛）、神經系統（如：頭痛、中風後遺症）、肝膽腸胃系統（如：胃痛、便秘）、呼吸系統（如：感冒、咳嗽）、婦科（如：月經不規、白帶）等問題。

因人民多以務農勞動為主，所以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身體痠痛，此類患者對於針灸的接受度頗高，有些是曾經針灸過，有些是因為聽說針灸療效不錯而願意嘗試，經我們治療後，他們都相當滿意，可見針灸確有簡、便、廉、驗的特性，很適合使用於義診。



他們身居山嶺之間，晴雨寒熱落差大，喜食辛辣之物及配以冰涼之品，這些日常起居、飲食習慣及生活環境反映出第2-4名常見主訴的部分原因，鄉野難尋的婦產科，也成了義診時常會遇到的問題。

難忘的經驗，最深刻的感受

捲起袖子，去年7月泰緬寮毒辣陽光在我身上留下的曬傷，如今已逐漸消退，回憶卻依然如此鮮明，眼裡是病人的羞澀微笑，耳中瀰漫著聽不懂的話語，指下的生命躍動，彷彿我人還在泰北。

回到醫院工作崗位後，看著在舒適空調下靜靜等待看診的病人們，我常會想起泰、緬、寮病人渴求醫療的神情，也常常惦記著他們是否平安健康。的確，沒參加過國際義診，是無法體會到生活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台灣，是多麼的幸福。

我感謝那些可愛的病人們願意耐心等待，讓我們有機會去釐清病痛的根源，並針對其狀況給予適合的中藥或針灸治療；感謝同學們的協助，讓我們能躍過語言的隔閡，使義診順利進行；感謝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給我機會擔任義診醫師，讓我在這15天中重新燃起身為醫師的熱情，透過這樣的經歷，我將以更多的愛與關懷幫助病人重拾健康。